

W1 读书会

■ 王芳

2012年底，朴槿惠女士当选韩国总统，是为东亚五国首位最高女性领导人。国内悄然兴起了一股“冯友兰热”及“中国哲学史热”。原来，2007年5月，时任大国家党代表的朴槿惠于韩国文艺月刊《月刊随笔》上发表一篇散文，题为《遇见我人生的灯塔——东方哲学》。文中说起她二十多岁时，父母在几年内相继遇刺身亡，并双双由于政治原因受到指责。就在那一段人生低谷，“有一本书悄悄地走进我的心房，成为了人生的导师，那就是冯友兰先生所写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。我进行冥想，天天写日记，回顾自身，这样慢慢地坚定了内心。”——朴槿惠不无感恩地写道。

读到这则新闻，笔者的反应是一句话：“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，从根本上着想，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：这种学问，叫做哲学。”这话出自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（上）》（下称《大纲》），是胡适对哲学的定义。虽说哲学和哲学史是两码事，朴女士在面临人生切要问题时，从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中寻找慰藉和出路，倒也显得很自然。而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国人，提冯友兰的时候联想到胡适，更成了条件反射。

两位大师的论战

在国运衰微，文运同样不知前途的时代，胡适和冯友兰当之无愧为中国哲学/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山鼻祖。这两位大师的相同点不少：

- 一、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喝过洋墨水。
- 二、都提出并践行一种中西合璧的新学术传统。
- 三、都钻故纸堆，作同样的题目，写出极具分量的中国哲学史著作。
- 四、二人所圈定的思想史大框架，西方汉学界至今猴儿跳不出五指山。

1918年《大纲》出版，犹如屠龙刀横空出世，“江湖”顿时风起云涌，梁启超、蔡元培等名人纷纷发声，或力捧、或批评、或称赞，胡适可谓暴得大名，风光无两，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

十二年后，“倚天剑”出来了，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（下称《哲学史》）上卷出版，陈寅恪亲自审稿，认为此作“别具特识，眼光纵贯”，“取材谨严，持论精确”，“允宜列入清华丛书，以贡献于学界。”

胡适看过冯作之后，对其把《老子》年代和重要性都摆在《论语》之后的编排，毫不客气地讥之为“信仰作怪”。1933年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下卷出版，陈寅恪依旧表扬，并敦促速速刊行。

得到支持，冯友兰在“自序二”对胡适指名挑战：“胡适之先生以为书中之主要观点系正统派的”，但他就是要坚持正统，并在第二卷发扬光大，认为自己的观点合于正统，而非泥古不化；又极力强调“人类所有之真善美，

近日由重庆出版社再版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是胡适先生于20世纪初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期写成的著作。1918年9月定稿，一出版即因其方法和见解的创新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，被誉为“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。它的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，虽然只有上卷，但是它的成就和特色足以以后世哲学史家开出全新的境界。”写法上摒弃了中国哲学史从三皇五帝的传说开始写起的传统，直接从《诗经》、老子、孔子讲起，还原先秦诸子本来面目，可谓“一本书读懂诸子百家”之作。



两部哲学史，一等大先生

历史多与以相当地位”，这是历史惯例。

文人骂人不用脏字，但我们仍易读出夹枪带棒的意思。“屠龙刀和倚天剑”之间的笔仗口水仗，几乎打了一辈子，虽不见血，但在当时学界心目中，其惊心动魄程度，大约不输于华山派之剑宗、气宗之间的刀光剑影。胡、冯虽然都从诸子入手，映射西方哲学的概念，做不中不西，不新不旧的研究，却不只是激进或保守程度上的量化区别而已。学术上，公认

他俩有三大分歧：

- 一、诸子之源头，是否出于王官，胡氏否定，冯氏则在限定基础上承认。
 - 二、先秦学派是否有六家，胡说没有，冯则依然限定而承认。
 - 三、孔子、老子孰为先后，胡说老子先出，冯则相反。
- 这三个问题到现在仍然争议重重，尚无定论，现在读者大可以隔岸观火，看专家们争

个面红耳赤。但当年两大宗师是否决出了雌雄？乍一看，是“尊孔正统，一口真气永不泄”的气宗冯友兰赢了，爱出险招怪招的剑宗胡适输了；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比例上显得“虎头蛇尾”。他在1918年《中国哲学史大纲（上）》的凡例中自云：“本书分上中下三卷，上卷述古代哲学，自为一册。中卷述中古哲学，下卷述近世哲学，合为一册。”古代哲学做成如此一个大头，原因有二：“第一，古代哲学书有许多校勘，训诂的功夫要做，占相当篇幅，第二，古代哲学规模广大，问题繁杂，学派众多，须多篇幅。中古哲学材料少，近世哲学问题简单，派别也少，故不须一一细述。”

虎头之后，却几十年迟迟不见蛇尾，直到2013年5月，才有当代学者根据胡适北大内部“讲义本”编纂出版《大纲》的中卷，七章五万字。这样的“越俎代庖”当然极有意义，值得欢迎，但咱们也不难猜测胡适生前想必自感拿不出手，遂无续貂之举。

“天成”巨著成被打的“靶子”

冯友兰的哲学史却越做越厚，共计三套。其中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初印的两卷本《中国哲学史》，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8年出的英文版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，以及解放后出版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。

后来者居上，冯友兰晚出十年，海外影响远比胡适大，连韩国总统朴槿惠女士都在冯友兰那儿找心灵鸡汤喝。即便在国内，上世纪五十年代批胡之后，胡适影响更加式微，鲜为中哲史研究者忆起。

然而究竟如何评价二人，我以为李零教授的在《说冯、胡异同》一文讲得尤其中肯：“胡适的体系是基础”，“整个布局，煞然大备”；“冯氏是在这个基础上往下做，他的三史，是直通六书，一切为尊孔做准备。书，越写越多，越写越大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都是取胡适而代之”。“胡适主张，中国哲学史，应改名叫思想史，把格局做大，冯氏关心的却是重张儒学。表面上，胡小冯大，其实相反”，甚至现在“学者主张把中国哲学史扩大，改造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，这个想法，来自胡适”。

据说，胡适的《大纲》做不下去，是无法用上卷的方法来完成后卷，又传胡适佛学薄弱，无法把握汉魏后，佛学介入造成的新局面。

其实，一切伟大的作品，往往连作者自己也无法再现。胡适的《大纲》正是这样一部具有“天成”味道的巨著，其巨大之处并非篇幅，而是大先生大学者的风范，既首创框架思路，又甘为后人靶子，开创与开放意义并在。

看打靶，更要看被打的靶子；读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，不要忘了看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——唯其如此，才能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况了然于胸，才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先哲如何看待“人生切要的问题”。重庆出版集团继其所出版的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热销后，又出版了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插图珍藏版），其意义正在于此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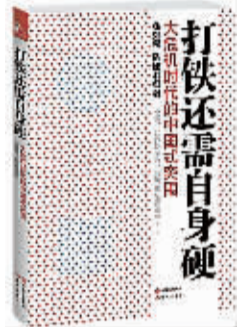
W1 新书架

且以永日



安妮宝贝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8月

打铁还需自身硬



金灿荣 陈建利著 现代出版社 2013年6月

说影



解玺璋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

W1 书边人生

旅途中的书伴侣

■ 王京芝

列车上，素不相识的人们交谈甚欢，不时还夹杂着欢乐的笑声。而我身边的一位大哥，始终不曾参加到聊天的活动中来。我仔细一看，这大哥将身子向着靠近窗户的位置倾斜着，似乎将要被这无限的阳光吸引而去，他略显粗糙的大手里捧着一本书。

在他中间喝水休息的时候，我试图跟他交谈，但是依旧小心翼翼，害怕引起读书人的烦感。我轻轻地问道：“您在火车上不觉得闷吗？您不想找个侃侃大山聊聊天什么的，那样可以解乏时间也过得快一些。”我试图给这个不太合群的大哥一点旅途中的小建议。

大哥咧着嘴笑了笑，向我挥了挥手里的书，跟我说道：“我有它呢！”大哥举起手里的书，我看到有些旧日的封面上是余秋雨的人像，原来看的是余秋雨的山居笔记。在如此嘈杂的车厢里，看这么多有生活情调有山林意味感觉的书，真是太有特点了。我对眼前的大哥生出了更多的好奇。

大哥或许看出来我的疑问，跟我说着，他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，经常乘坐这趟火车去看望在省城教学的妻子。他说他不太喜欢说话，但是喜欢看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流行文学都喜欢。大哥拍了拍手里的书，说这么多年的双城生活幸亏有了这些书本，在这火车上看书，让人觉得就像一个伙伴，他跟你讲一些见闻所感，你也在内心有了自己的感受。就这样这趟火车上，这位大哥带着他的爱情来回奔波着，也读了上万册的书籍。

火车上，我看到有人拿着潮流杂志，有人捧着体育新闻。活泼生动的新鲜时讯确实丰富了我们的漫漫路途。可是这位大哥却扛着厚厚的文学书当作伴侣，看得入迷，看得痴醉，也使他收获了很多课堂和社会里所学不到的东西。

下车后，我跟大哥道别，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大哥说的话，把这些书当作人生旅途的伴侣，即使没有人作伴而行，即使你穿越的是大洋沙漠，有了手里的书本你也不会再感到孤单和寂寞。这些书中动人的故事、真挚的情感都将是你的旅途中、你的人生里不断回味的沉香，轻嚼慢咽，口齿留香。

读书

W1 新书谭



理查德·怀斯曼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年7月

幸运砝码

■ 叶雷

英国著名的大众心理学教授、超级畅销书作家理查德·怀斯曼在他的《正能量2：幸运的方法》中，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：

他征集了400多位自认为幸运的人和自认为倒霉的人作为实验对象，其中最年轻的18岁，最年老的84岁。他给了他们同样的一份报纸，让他们数里面有多少张照片。结果发现：那些自认倒霉的人往往要花两分钟，而自认为好运的人只用了几秒钟。为什么？因为报纸的第二页上有这样一条信息：“不必再数了，一共有45张照片。”而且，这行字还是用很大的字体印刷的，占了几乎近半页的版面。“幸运儿”们都看到了，“倒霉蛋”们却都没看到。

通过实验，并结合众多实例，怀斯曼在《正能量2：幸运的方法》这本书中，总结了幸运儿的四条法则：法则一是幸运儿更善于创造、发现和利用他们生活中的偶然机遇，创造并保持一个强大的“运气网”，从容地面对生活，乐于在生活中拥有新体验；法则二是幸运儿更相信自己的幸运直觉，往往运用直觉和预感来做出成功的决策，还会采取措施增强直觉。

法则三是幸运儿永远期望好运发生，他们期望与人交往获得好运和成功，即使在成功机会不大的情况下也期望好运长存，力图实现自己的目标，面对失败也能坚持不懈；法则四是幸运儿能够看到坏事的积极一面，相信总会时来运转，绝不沉溺于厄运，而是采取建设性的步骤，以避免再度出现不幸，最终变厄运为好运。

咨询成功人士的秘诀，他们往往都会在口沫横飞地叙述完自己的精彩之后，加上一句“运气也很重要”。而在外人看来，那些运气好的人，真的是运气好，不自觉就撞上了超级幸运的机会，或者是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贵人。殊不知，偶然之中有必然，撞上好运，是因为他更能注意到那些没有被期待的机遇，他能感受到自己心的方向；遇到贵人，是因为他认识的人多，并善待别人。

用怀斯曼在《正能量2：幸运的方法》中的话来总结就是：一个人运气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。著名作家罗威尔也说：“人生中不幸的事如同一把刀，它可以为我们所用，也可以把我们割伤。那要看你握住的是刀刃还是刀柄。”也许只要你愿意改变，学着像幸运儿一样思考和做事，就可能握住“刀柄”，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，成了众人羡慕的幸运儿。

W1 书人茶话

■ 明斋

同是书痴，“痴”的程度不同，也有高下层次之分。R.M.williamson曾说过：书痴的第一层次是只要买的书，第二层次是设法搜求并购买想读的书，第三层次是立志要读遍自己购买的所有存书，第四层次就是千方百计的购置那些装帧精美的旧书老书，即便读不懂书中的绝种文字也硬要买回来赏玩赏玩。若一定要对号入座，幸运得很，笔者以及一些友人都已达到第三层次，即将向第四层次进军了。

书与妻子概不外借

爱书的人把自己喜欢的图书喻为情人，惟书痴把喜欢的图书比作妻子，并发出“书与妻子概不外借”的誓言。美国书痴布罗亚德就曾说过：“一想到那些人把我的书拿去度假日消遣，我心里就难受。我对书有若贤妻，他们却视若荡妇。他们大多滥交无度，喜新厌旧。”

1950年代，邓云乡先生携新婚燕尔的妻子游赏江南美景，一日来到杭州清河坊时，一头钻进了旧书店，专注捧一册寻觅已久的《方志学》暗自高兴，全然忘却了在门外苦候的妻子。书人胡洪侠先生在其《书情书色》中载有一则故事颇有趣：浙江永康陈寒川先生自称“天生书痴”，1961年冬，他和新婚妻子去杭州旅游结婚，走到金华时却“陷落”在一家旧书店，他在那里发现了清嘉庆胡克家精刻本《昭明文选》等。这些书自著名藏书家中散出，藏印累累，流传有序，书品上乘，陈寒川忍不住以每本十元将其全部买下；可是，去杭州旅游和给新娘买服饰的钱就没有了，只好拎着大包小包的书

何谓“书痴”？简单地说，就是指那些爱书成癖的人。购书，淘书，读书，品书，著书，藏书，他们为书而生，为书而活，甚至也可以为书而死。

书痴如斯



诗人藏书家流沙河

打道回府；好在新娘子书达理，依顺夫君，始终含笑不语；他母亲得知此事后，不无疼爱地数落儿子道：“你这个人哪！看来老婆还不如书好！”

有男书痴也就会有女书痴，女子一旦“痴”起来，那是会以身相许，生死以之。余秋雨先生在其《文化苦旅》中记载了一则故事，十多年前初读就感动得我泪眼迷离。说是清嘉庆年间，宁波知府丘铁脚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，一心想登上宁波范家的藏书楼天一阁读点书，在毫无门径的情况下，她竟要求知府亲自出面做媒，把自己嫁给范家。但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，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，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旁支。总之，钱绣芸终生都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部藏书，郁郁而终；临终前，她竟要求丈夫将其埋在通往藏书楼的台阶下，即使化为魂魄也要实现自己的愿望。对此，余秋雨也评述道：“现代社会学家也

许会责问钱姑娘，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？但在我看来，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，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，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。”

书痴从不借书给他人

书痴从不借书给他人。书痴借了别人的书，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归还。黄永玉先生讲过一个故事，说他有一位朋友，嗜书痴书，某天夜里做了一个梦，梦境中有人逼迫其还书，走投无路之际，他向那位催还者恳求道：“那么，既然非还不可，这样罢！我下次在梦里一定还你！”

对于书痴来说，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书被无端摧毁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啊，其痛何如哉！诗人流沙河先生喜读书藏书，尤其喜读俄国契诃夫的作品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的全部藏书被抄而去，并且绝大部分书籍遭到了焚毁，痛定思痛，他写下了《焚书》一诗，云：“留你留不得，藏你藏不住。今宵送你进火炉，永别了，契诃夫！夹鼻眼镜山羊胡，你在笑我在哭。灰飞烟灭光明尽，永别了，契诃夫！”姜德明先生曾因担心被揪斗而忍痛将一部分图书卖给旧书店时，忍不住泣涕涟涟的向家人哭诉道：“他们拉走的是我的梦，我的故事，我的感情，我的汗水和泪水啊！”

如今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昌隆的时代，不仅商务三联等大陆版图书随时可以购置，即便是港台版以及海外原版图书，只要心仪，且掏得出银子，也能够满足需求。君不见两岸三地通航通邮以来，有书痴书虫直飞港台，淘书贩书，乐此不疲，珍稀图书，流通无碍；乃至网络本初版本答题本等，通过网购购拍，翩翩然也能飞入寻常百姓之家。